



流光碎影

# 旧时乡村的工夫市

连永升

提起工夫市,七八十岁的老人恐怕并不陌生。龙口附近的桥上村,旧时就有一处工夫市。为了谋生,无地耕种或从地里闲下来的农民会自发地去那儿找活儿,习称“代工夫”。据说,桥上的工夫市由来已久,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歇市前,每天上市代工夫的有三五十人,最多时可达百人。

旧时的胶东农村,一直沿袭着祖辈们传下来的笨拙的手工耕作方式。粮田较多的人家,农忙季节谁家地里的活儿忙不过来,就招呼一下左邻右舍搭把手,实在找不着人手,就只好去工夫市上雇人。

桥上的工夫市就设在村东北菩萨庙前的空地上。天一蒙蒙亮,代工夫的伙计就早早地候在工夫市上,生怕去晚了找不着活儿。他们或蹲或倚,或议论着当天工夫市行情,看到雇主一来,呼啦一下子围上前去搭讪:“掌柜的,今儿个什么活儿?我去吧。”雇主嘴里一边应承着,一边仔细打量着对方,双方一问一答中,便谈妥工钱,领

着相中的伙计走了。

桥上的工夫市有两个劳务交易时间段,一是清晨,一是傍晚。如上所述的是清晨出“整工”(即天蒙蒙亮时出工,晚上掌灯时收工)的情形。还有一种情形,上午十点过后到中午,若雇主家人手还不够,依然会去工夫市领工。这种情况下,出的是“半工”(即晌午左右出工,晚上掌灯时收工)。

据有过代工夫经历的老人回忆,代工夫的靠卖力气赚钱,替雇主家干的是锄地、拔麦子、浇地之类的重活。锄地,多用鹤嘴锄或挠钩为谷子、高粱、玉米等作物除草。间苗多用小挠钩,谷子株秆比玉米的细,株距小,间苗的劳动强度就大些。拔麦子的活儿也有套路,先将麦子拔倒,接着用麦秸捆好,才能放在地里晒,否则麦秸一干,就捆不成个了。浇地多采取挽辘轳的方式。每年七、八月若逢大旱天气,代工夫的就得扛着辘轳架上泡挽水浇玉米。井打在地头,伙计们已支好辘轳架,摆开挽水的架势:左腿弓、右腿蹬,

右手紧握辘轳把,左手时而摇把,时而拽斗,在水斗的一起一落中,水缓缓地流进水道。由于桥上村土质较差,水流很慢,伙计们想出了主意:两盘辘轳一齐挽,一人看水道。这一招果真灵验,水流得比以前畅快多了。

一般地讲,代工夫的与雇主之间有约定:锄地或挽水浇地的活儿以“日工”论,“日工”又分“整工”、“半工”。拔麦子之类的活儿以“包工”论,几个人合伙将拔麦子的活揽下来,称“包工”,工钱仅按地亩数计。日工的活儿可以由着伙计的性子来,慢些无妨;但像拔麦子这样的活儿来得很快,民谚曰:“蚕老一时,麦熟一晌”,麦收时节,种麦的人家谁不着急?因此伙计们拔完了这家,得赶紧去拔下家。不过,麦收当口,代工夫的赚得要比平日多。

按照惯例,代工夫的做“整工”,雇主家则管三顿饭,主食以玉米面饼子、高粱面饼子为主;若做“半工”,雇主家只管晚上一顿饭,中午饭就用干粮、咸菜打发;若做“包工”,因代工夫

的伙计多,雇主家里不情愿管饭,伙计只好去龙口街上买火烧等来充饥。

桥上村工夫市的伙计多来自龙口周边的村上、小孙家、梁家、庄子、甲刘、甲王等村,也有来自招远、栖霞、潍县、平度等地的。前者多带着锄、挠钩等小农具赶来,后者既不带农具,也不带行李,只多带了几件随身衣服。

农历的三月至七月,雇主家会找处过道、铺上草帘让伙计歇晌,伙计人多时,则会搭一个凉棚供伙计们休息。代工夫的做完工,雇主家并不留宿,当地的自然回家,外地来此代工夫的则情况迥异,投奔亲朋的则由亲朋安排过夜,初来乍到的要么栖身在雇主家园里的草棚里,要么露宿街头。

工夫市是旧时农村劳动用工方式的一个缩影,它的存在既解决了当时农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,又使经济薄弱的家庭得到一些生活上的改善。它和今天的农民外出打工相比,有着异曲同工之处。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新闻热线:18653588630  
投稿邮箱:qlwbm@s@vip.163.com
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:264003

人间真情

## 土暖气

刘岩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,在大多数人家还生炉子的时候,我家就已经安上了土暖气。

土暖气的设计、施工、安装全是爸爸一手操办的。爸爸从废品收购站淘来了一筐拐脖、接头什么的零件,管子的接头是爸爸一个个敲出来的,现在想起来应该叫割丝口,那时候小,不懂得,只是看到爸爸弄个铁架子常常在楼下敲呀敲。穿墙的那些洞洞,则是爸爸一点一点用凿子打出来的,绝对纯手工。我清晰地记着,那个带着锯齿一样尖头的凿子把砖墙一点一点穿过,落下来的红色砖灰随着爸爸的进度时紧时慢地飘落下来,在墙角堆成了一个个小圆锥。

为了这套“先进而又高档”的暖气设施,爸爸从夏天忙到了秋天,到了冬天家里不再满墙都是煤灰,每个屋子都是那么温暖。很多人来参观,在暖融融的屋子里大家赞叹不已。我和弟弟再也不用冰天雪地里抬着炉灰出去送,再也不用为谁该去打扫没有炉子的房间争得面红耳赤,来家里玩的小伙伴明显多了起来。尤其是寒假,我家简直就成了幼儿园,整天闹哄哄的。爸爸躲让着像兔子一样穿来穿去的孩子们,脸上始终挂着惬意和欣慰。

一直以来,我非常仰慕爸爸的手艺,甚至成了我跟老公谈恋爱时候炫耀和抬高自己身份的砝码,也一直以为爸爸会以此为荣。我曾经问过爸爸,你是不是很怀念你的那些“手工制品”?爸爸说:“和你妈妈都是靠着自己的拼搏,才来到了这个城市,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一点点依靠,就要用自己的手,像燕子垒窝一点一点把家垒起来,让你们在这个小家里快乐、温暖地长大,是我和你妈妈最大的心愿。”

我把这些话学给老公听,我们都沉默许久。我们虽然都没有学会爸爸的手艺,但是它教会我们用心、用勤劳去营造我们爱的小屋。家,就是因为一点一滴的付出,才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。

民间故事

## 牟平版“姊妹易嫁”

邹芸霞

“姊妹易嫁”的故事相信山东人都耳熟能详,老人们经常看的吕剧“姊妹易嫁”大多脱胎于蒲松龄先生《聊斋志异》中的一篇同名小说。现在我要说的“姊妹易嫁”是发生在牟平的一个真实故事。

相传在很早以前,牟平高陵镇集后村有一老夫妻,没有儿子但有一对孪生女儿,姐妹俩模样相似,容貌俊俏举止文雅,父母非常开心。父母将孪生女儿自小就许配给他人,父亲把姐姐许给北乡泊子村孙家,母亲把妹妹许给南乡宋家,后来得知,孙家富庶,宋家贫苦。

平日里,小女儿在娘面前能说会道,嘴甜如蜜,又会见机行事,颇得母亲宠爱;相比之下,大女儿忠厚老实,沉默寡言,只知道干活,不如妹妹讨母亲欢心。两个女儿慢慢长到了出嫁的年龄,巧的是孙宋两家

选的是同一天的“好日子”。那天,吹吹打打两台花轿分别落在大门口。母亲亲自到门外,将花轿看个仔细,孙家胜过宋家十倍。由于母亲偏爱小女儿,暗下移花接木的私心,待到扶披着红盖头的女儿上轿时,母亲把大女儿放在左边宋家的花轿内,小女儿则被母亲放到了右边孙家的花轿内,来了个“姊妹易嫁”。

三天以后,两个女儿“回九”,妈妈特意在小女儿面前说明经过,表白自己对小女儿的偏爱。小女儿回到婆家,心感妈妈偏袒之恩,晚上对丈夫撒娇道:“千里姻缘一线牵,你知道吗?我妈就是咱们的牵线人。”接着就把妈妈以李代桃的经过陈述一番。丈夫听罢,气愤万分。第二天,将原聘大女为妻,娶来却是小女之事,原原本本地禀告其父,并决意休妻。其父



听后,也感不平,将儿媳休回娘家。

好事不出门,坏事传千里,妹妹被休之事很快便传到了南乡宋家,宋家也深感丈人家不义,更不甘心受辱,也把姐姐给休了。小女儿难舍富地,大女儿

平白受屈,母亲后悔莫及,母女三个抱头痛哭。在封建社会里,两个女儿被休,是人间极大的不幸。两个女儿内心惭愧决心不再嫁,最终老死在娘家,掩埋在一起。据县志载,“双胞坟”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仍尚存遗迹。

讲述城事

## 世回尧的前身“石灰窑”

李树超

很早以前,芝罘区世回尧(原名“石灰窑”)口子以南西边的几座山上,盛产石灰石,山上建起了很多石灰窑,当地人常年在此采挖、煅烧石灰石,这里生产的石灰质地优良、洁白细腻,所以远近闻名,这地方就以“石灰窑”命名了,慢慢的,谁都不知道以前这地方叫什么名字。

石灰是一种价格低廉又不可或缺的建筑材料,用途极为广泛,用石灰粉、外加黄土和沙子,按照一定比例拌合搅匀,就可以制成坚韧的三合土。可以用来做地面、铺路、甚至夯筑堡垒,生石灰经熟化以后可以用来砌筑墙体和墙面抹灰,和水泥拌合后可以制成强度更高的混合砂浆,石灰膏还可以用来粉墙或者制作工业原料,石灰水还可以用来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等等。所以,守着一座石灰矿山,其实就是守着一座宝山,就是守着一座金山、银山。

多年以来,经马车运出的产自石灰窑的石灰不计其数,老百姓盖房子、刷家,政府修路、修码头,部队修堡垒、修工事,都要到石灰窑来买石灰,市区还有很多商户经销石灰窑的石灰,长年累月地没有间断的时候。当地农民很多就是靠石灰产业发迹的,但是运送石灰有一定的危险性,搞不好会出事。

1931年夏天某日,本来是个大晴天,大大小小的石灰块儿很顺利地装满了一整车,刘国栋哼着小曲儿乐滋滋地赶车下山。结果还没到山下,刚走到山坡转弯处,天就变了。煞那间狂风暴雨、天黑树摇、大雨倾盆而下,一会儿的时间,山洪顺流而下,山坳里很快就被雨水填满了。更可怕的是,那生石灰最怕水,一见水就发生反应,一开始是冒白烟,过一会儿就会散发出大量的热量。刘国栋哪里晓得天有不测风云,又没带雨

布,一时慌了手脚。慌乱之中,他赶紧在一棵大树下停下,心想避雨后再走。可是那车厢里的石灰却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白烟、滚滚热浪扑面而来,驾辕老马迅即狂躁起来。刘国栋为了防止意外,赶紧把头马的配缰解下来,刚把马栓到树干上,已经滚烫的石灰水就溅到了驾辕老马的屁股上。老马大惊失色、长啸一声,就向前狂奔,结果慌不择路,马失前蹄,一个跟头连马带车跌进山坳里。山坳里顿时冒出浓浓的白烟,老马的血混合着雨水浸满了山谷。

雨停了,刘国栋和朋友下到山谷查看,老马伤得不轻,而那驾新做不久的大车已经解体报废了。损失虽然很大,但是命没丢就算万幸了。吃一堑长一智吧,从此以后,马车夫夏天出车也得看看天,也得带好雨布。

解放以后,政府开始修

窑”改为“世回尧”。但是几十年以来,这里的石灰生产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,历经土地改革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、文革、农业学大寨等重大历史节点,世回尧生产的石灰一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全市各地、没有间断过,为工农业生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,周围山上还遍布着整整齐齐的石灰窑,走进山里感觉是白茫茫一片。

而今,世回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,彻底旧貌换新颜了。昔日的“石灰窑”完全不见了,那些因为开采石灰石裸露的山体如今已经绿意葱葱、生机盎然,很多山体已经被成片的居民楼遮盖了,这巨大的变化使人很难与几十年以前的景象联系起来。

正是:烟台名胜石灰窑,家喻户晓名扬;惊魂一刻化浮云,扬尘滚滚运灰忙。